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

Calico Bush

卡利柯灌木丛

Rachel Field

[美] 雷切尔·费尔德 著

[美] 艾伦·刘易斯 插图

王雪纯 译



Winner of the Newbery Medal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Calico Bush

卡利柯灌木丛

Rachel Field

[美] 雷切尔·费尔德 著

[美] 艾伦·刘易斯 插图

王雪纯 译

Winner of the Newbery Medal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利柯灌木丛/(美)费尔德著;(美)刘易斯绘;
王雪纯译.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29-4456-9

I. ①卡… II. ①费… ②刘… ③王…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563 号

卡利柯灌木丛

[美]雷切尔·费尔德 著 王雪纯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25 插页/2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456-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我在岛上的邻居们
尤其是吉姆·斯普瑞格船长

序



初次读《卡利柯灌木丛》，已是很多年前，不过有两点我至今记忆深刻：故事发生地的崎岖之美，以及玛格丽特内心的勇气。如今翻开再读，我认识到，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对那片土地的感情以及对那些人物的赞赏，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结构简单，但其中的内涵却十分丰富、出彩。

雷切尔·费尔德十五岁，也就是比玛格丽特大三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缅因州，便被那岛屿众多的海岸深深地吸引了。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和天生的理解力让她有了一种强烈的地域感。这里的冬天苦寒漫长，春天来得迟，却来得非常匆忙。“几乎只是一夜之间，春天就来了。荒凉冰冷的土地到处都冒出了绿色的新芽。”玛格丽特想，“我确实相信这里的鸟儿唱得格外欢快，花儿也格外鲜艳，因为春天是那么短暂。”雷切尔·费尔德凭着对艺术的直觉，将故事分为四季，而非四章。

玛格丽特出生在革命前法国的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在新世界却沦为一个拓荒家庭的女佣，但她从不祈求怜悯。她缄默着，将过去的自己与“麦琪”这个女佣的角色保持一段距离，

回报身边的人以尊重和友谊，从孩子们的信任和喜爱中得到了慰藉。她沉默的自我克制，给予她的佣工生活一种尊严，也让她如此令人难以忘怀。

“卡利柯灌木丛”这个名字来自一种低矮的狭叶山月桂，其花朵呈深粉色，玛格丽特第一次在岩石海岸见到的时候，“每一个裂缝和空隙都生长着”。海普莎姨妈解释说：“它们的生存条件没有山上面那些高的好，不过我看挺漂亮的。听说这一带，大家都叫它卡利柯灌木，还有一首歌唱到它。”就像卡利柯灌木适应了艰苦地带一样，玛格丽特也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生活，变得坚强、机智而美丽。而海普莎姨妈唱给她听的那首歌谣与她脑海里的法国歌曲融合在一起，让她辛勤的生活有了些许舒缓。

艾伦·刘易斯的木版画也突出了故事发生地朴实的美以及那个时代的勇气，那是一个连生存都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忍耐力的时代。而恰到好处的几幅插画，在读者的脑海中唤起了关于那个时代的逼真场景。

距离《卡利柯灌木丛》第一次出版，已经三十五年了，期间数以千计的拓荒故事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而《卡利柯灌木丛》凭着对那个时期人物和地点近乎完美的再创造，依然显得那么突出。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文风朴实却又美丽动人。

露丝·希尔·维格斯

五月柱



无论你走在哪里，只要是在缅因州的土地上，
就会遇到古老法国的后裔——

自尚普兰第一次

以法兰西和鸢尾花旗的名义

绘制了这海洋中片片岛屿的地图，

他们便扎根于此，

仿若白色线团中的一缕红丝。

有些名字改变了，忘记了，有些或许已经消失了，

如果你在地图上仔细寻找，或许还可以找到

几个散落岛屿的蛛丝马迹，

包括荒漠山岛和霍特岛。

寒寒冬日，凄凄狂风，

礁石尖利，潮水冰冷，

山边云杉笔挺，

针叶树木丛生，



而法国百合太柔弱，
和鸢尾花一样难以在此生存。
那花儿已经枯萎、消失多年，
坚固的树干却挺过了风霜与严寒。
但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一个名字依然在流传，那是一张异国的面孔，
她一耸肩，一转头，
带着一只古老的箱子、一张古老的床、
一本布列塔尼的《圣经》、一只银勺子，
和着小提琴旋律快速舞动的双脚，
还有那抓住最后机会疯狂一试的天赋，
创造了属于法兰西人的伟大奇迹。

这些罕见的宝贵经历，
属于一个叫玛格丽特·勒杜的女佣，
她十三岁左右，
受雇于儿女众多的萨金特一家。
他们的孩子在马布尔黑德一个舒适的港湾出生、长大。
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出发，
乘着一艘单桅船，
带着所有家产，

选择一条航线，向东北方航行。
没人知道，也没人会知道，
他们如何在屋顶上筑起烟囱，砌起粗糙的门槛，
并将裂缝填满，
也没人知道他们如何挖出泉水，拂去干渴与饥寒。

定居者们只说起出生和死亡，
其他所有一切，似乎都很平常。
那也是一个漫长的轮回，
有雨水，有阳光，朝朝暮暮，从未无常。
砍倒树木，木屑纷飞；
烧起火来，锅里炸起食物；
修剪羊毛，纺成呢绒；
收割庄稼，不留半茬。
北方明媚的夏天如此短暂，
冬天疾风苦雨却如此漫长。
为生存而奋斗——
玛格丽特明白这一切。
可她依然是个传奇，
就像茫茫荒野中绽放花朵的卡利柯灌木，
一个许多年前便为人所知的名字，



一个穿着卡利柯布衣服的快乐精灵。

当涨起的潮水拍打着岸边突起的礁石，
当野鸟鸣唱着她也许曾经听过的歌儿，
当沼泽地上的浆果熟透，
就像她曾经在有阳光有雨水的季节里，
在群岛遍布的缅因州海岸，找到的那些浆果一样明亮。
每当我看到这一切，就会想起她，想起玛格丽特的故事。



目 录

序

五月柱

001	第一部	夏
065	第二部	秋
115	第三部	冬
163	第四部	春

第一部



夏



一七四三年六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海水湛蓝，风从西南方吹来，玛格丽特·勒杜蹲在伊丽莎白二号低矮的船栏旁，最后看了一眼马布尔黑德。接着，她又转头望向船尾，艾莫斯·哈特——伊丽莎白二号的船长和主人正坐在舵柄旁，与乔尔·萨金特还有他的弟弟艾拉一起拉着绳索，想把货物绑得更紧些。乔尔的妻子多莉·萨金特坐在旁边的一只旧木箱子上，迎着海上刺眼的阳光，眯着眼睛，也望着马布尔黑德，直到这熟悉的海岬渐渐消失在视线里。四个小小的孩子依偎在她身边，还有一个孩子坐在她膝盖上。玛格丽特穿着一件朴素臃肿的棕色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勺子似的系带软帽，看起来就像从鸡笼里跑出来的一只母鸡一样——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像就像吧，她也不会说什么，因为她明白，一个女佣是不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尤其是关于男女主人指定的衣着。

“麦琪！麦琪！”她赶紧起身，看到多莉正在朝她招手，才反应过来“麦琪”现在是自己的名字了。

“快过来！这儿有一大堆毛线要理要缠呢！”多莉说，“即便咱们要去那个不知道哪儿的鬼地方，也没必要在这儿浪费大

早上的好时光啊！”

多莉叹了一口气，目光再一次转向低低的海岸线，船已经越走越远，那儿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淡蓝。

从多莉那里取来毛线，玛格丽特回到了船中央。她从几个大木桶中挑了一只小点的，坐下来开始干活。她棕色的手指像树枝一样纤细，穿梭在厚重的蓝色毛线中间，动作十分敏捷。太阳升得更高了，她把系带棉帽往后推了推，挂在脖子上，紧了紧帽子上的系带，以免被风吹走。

一会儿，一个黄头发的男孩跳着跑了过来，扯了扯她黝黑的辫子，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

“嗨！法国妞！”他尖声叫着，“还没等靠岸你就会黑得像印第安人啦！”

虽然每次这个男孩过来的时候，她都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但她什么也没说，更加卖力地做起手里的活儿来。迦勒·萨金特今年十三岁，只比她大一岁零几个月，但已经比她高了一个半头。他那双锐利的蓝眼睛和那张爱嘲弄人的嘴巴永远都在表达着他对所有女性的轻蔑，尤其是对玛格丽特。有时，她想，或许他在他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中间也会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吧。他的妈妈，也就是乔尔的第一任妻子，好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今天早上，他颇为自己骄傲，一方面是因为他刚从艾拉叔叔那里得来一条紫花布裤子——虽然那条裤

子尺寸大了好几码，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他开始掌管家里的家畜家禽了——奶牛和小牛，母鸡和小鸡，还有船前头那四只整天可怜地咩咩叫的羊。他找来一些旧木板，钉制了一个临时的围栏，然后爬回简陋的棚子，手里握着一根从父亲那里讨来的绳子。

哈特船长看着他走过去，疑虑地摇了摇头。

“装这么多东西，怎么往前走啊！”出发后他已经抱怨了不下二十次，“之前谈条件的时候，我可没想到要带上牛羊鸡鸭还有所有这些小东西们。”

“别抱怨了，”乔尔马上反驳道，“我已经给了你银币了，每一先令都是实实在在的，要是你不想做你应该做的——”

“去你的！”船长插了一句，“我可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过，这船吃水太深了，货根本就不应该这么装！”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后来又争论起驾驶舱里和舱口下面的家用物品该挪到哪里去。

真是奇怪啊，玛格丽特心想，纺车、搅乳器、箱子和高背长椅一起捆在栏杆上，羽毛床垫和两床拼布棉被铺在又小又黑的船舱里的木头长椅上。阳光从舱口照进来，她依稀可以分辨出棉被上红红绿绿的“莎伦的玫瑰”和“带翅膀的星星”，都是熟悉的样式，多莉十分珍惜它们，现在她也没时间再来做这些针线活了。伊丽莎白二号顺风疾行，头顶上的船帆涨得满满